

淮海集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淮海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氏適園叢書

國學扶輪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今古學考	殘明紀事	儒林宗派	知聖篇	禮耕堂叢說	花近叢書序跋記	釣磯立談	清賢記	棗林雜俎	棗林詩集	尖陽叢筆	淶水亭雜識	橋西雜記	陳一齋文集	陳一齋詩集	霜紅龕詩鈔	白嶽廬詩話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六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黃連史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二角五分

元(1015)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林氏選評）
名家文集 淮海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淮海集選序

呂居仁稱少游。文字自學西漢。而捫蝨新話。則謂其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實則二說皆似是而非。西漢之文。藏鋒而內轉。響堅而不朽。文綺而非靡。少游發露無遺。去西漢遠矣。集中如魏景傳。及心說。皆直造蒙莊之室。爲東坡集中所無。又弔罇鐘文。古色斑斕。又與東坡殊其狀況。唯策論。則與東坡同一軌轍。呂居仁稱其學西漢者。殆指罇鐘之文。而陳善之斥其不及東坡者。以東坡之文。恣而有檢。趣而能韻。廣渺浩瀚中。能自爲收束。此少游之所短也。實則學東坡之似者。無若少游。此少游之所以不及東坡也。楊西亭學石谷之畫。酷似石谷。人亦知有石谷而已。何必西亭。然余之選評淮海者。蓋世人多震淮海之詩及詞。而不

及其文。亦一憾事。故取以問世。亦欲少游文章之光氣。不沒於人間也。辛酉嘉平閩縣林紓識

宋史秦觀傳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脩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寺。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

淮海集選目錄

黃樓賦

寄老庵賦

湯泉賦

歎二鶴賦

朋黨上

朋黨下

人材

法律上

法律下

官制上

官制下

將帥

辯士

謀主

兵法

盜賊上

盜賊中

盜賊下

韋元成論

石慶論

李陵論

陳寔論

袁紹論

魯肅論

王導論

王儉論

韓愈論

李泌論

白敏中論

王朴論

陳偕傳

魏景傳

心說

答傅彬老簡

與蘇公先生簡

與蘇公先生簡

與孫莘老學士簡

與黃魯直簡

與蘇子由著作簡

與李德叟簡

與黃蘇州簡

與參寥大師簡

弔鍾文

遣瘡鬼文

代祭韓康公文

李狀元墓誌銘

徐氏夫人墓誌銘

虞氏夫人墓誌銘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書王蠋事後文

書輞川圖後

高無悔跋尾

錄壯愍劉公遺事

法帖通解序

漢章帝書

倉頡書

仲尼書

史籀李斯書

鍾繇書

懷素書

書晉賢圖後

書蘭亭敘後

上呂晦叔書

謝王學士書

謝曾子開書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與鮮于學士書

龍井記

閒軒記

芝室記

送錢秀才序

送馮梓州序

淮海集選

黃樓賦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上征。旣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谿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以浮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坵。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榘核以爲儀。儼雲鬢以待側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逾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臆哲人之

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子瞻謝詩云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我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兩電散雷推雄辭難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礫石清澗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毫盤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天作遺公句。不是說樓正。以此樓塞河患。後始成。故接處卽承起河決。其下慮異日之復然。則文中鎖筆也。哀彈豪吹以下四語。真掇得宋玉之精華。自是才人極筆。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寄老焉。予時實從。與見其事。願揚摧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厲疫。其出遊也。南則峯巒經互。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卻顧項王之亭。龍窟呀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則惠濟眞相。二利相望。殿寢中開。四注脩廊。閒從游子於焉相羊。沈燎茗飲。樂未渠央。西則赭落之前。三井天出。幽瑟白浪。明晦如一。旁輒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游。百疾爲失。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所聚會。魚鼈之所充斥。芡菱蒲蓴。毛髮之富。波及鄰國。其入居也。則閉關卻掃。反聽收視。內外旣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杙然如槁。木之廢。

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於國門之外。酒闋升車。望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末句見微旨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湫爲魚目。鱗介莫潛。遇者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沈魄。陰實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濕外干。精氣散越。腐革瘡瘍。億筋淫血。欣澌汨之暨遊。悅幽憂之隱脫。以沐則髮澤。以類則膚悅。其羨流冗。浸捐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喝。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沈火井。萃陽爛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瀁以流。焦溪乏胃。蔓之飾沸。潭謝聲取之遊。其餘酒墨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飲狂一國。哀玉乳以中涵。橫金絲而徑度。詭品

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煙菲掩褥。王孫鳥隼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羶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渾沸滂沱。奮此泉兮。被彼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子瞻跋云。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大虛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略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獠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詠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溷。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汙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病也。泉固無所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元豐元年十月五日。

光怪陸離中音調諧婉直逼蕭穎士非李華所及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閒。翹翹摧傷。而弗能飛翻。雖雌雄之相從。常悒悒其鮮。

懽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嘆。圃吏告予曰。此紫薇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耽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俯仰於賓椽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超搖而自得。逮公之去。於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雞鶩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阨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間一遇而嗟咨。余聞而嘆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於清冷之淵。隨林邱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皋。聲聞於天。若然者。又豈衛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言下若不勝其慨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

唐虞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竝。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奸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竝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

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髮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小人得罪君子。君子雖有權不之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卽無權亦必報復。猶之胡人以殘殺爲生業。舉族皆能戰。中華文勝言戰非其匹也。文決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論。行文尤警醒動人。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譏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

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使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尙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啟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此非論體直是一篇辯證之書明白曉暢極矣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宏而風節勵。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